驚魂懾魄的翻譯

談 The Exorcist 兩個中譯本

民國六十二年七月中華書局印行
民國六十三年六月林白出版社印行

「The Exorcist」怎麼樣也算不得是本有文學價值的書，它之所以暢銷，大半是因爲原作者維廉布賴特所選擇的題材，恰能投合現代人空虛與變態的心理，再加上同名電影宣傳的推波助瀾，因而創下銷售千萬册的駭人記錄。據報導，這本書在很多國家中都有譯本出版，我國翻譯界在趕熱門這方面，向來是不落人後的，且不說飛了滿處的「天地一沙鷗」（到底那還算是本相當有內容和深度的書），就連一本五流新文藝腔的「愛的故事」，也都能搞出六七種譯本來，還有譯者在報上寫文章，說自己先譯，別人抄襲，大爭其「搶譯權」。像「The Exorcist」這樣暢銷叫座的書，我們這裏少不得也要有兩種譯本。

先出的一個譯本是陳蒼多譯，由中華書局印行的，譯名「驚魂懾魄」。第二個譯本是王章譯，由林白出版社印行的，譯名「大法師」。這兩個譯本比較起來，顯然「大法師」的譯本有「後來居上」的成績。

「The Exorcist」實際上只是一本消閒的書，不過原作者布賴特在蒐集資料方面下過不少的功夫。而全書最成功的地方當是他對氣氛的堆砌，以生動的描寫來引發讀者的聯想力，進而收到驚懾的效果。王章的譯本算是相當傳神的了，雖然其中漏譯的句子不在少數，但是至少他的譯文還能保持流暢易懂，不像陳蒼多的譯本，令人費解的文句層出不窮，諸如「臉孔形成一種紫色的纏亂」、「書房有一種……富有伯父之間的秘密的感覺」、「她探測着猥事的柵欄」、「慢慢移動的夢魘的粒狀」、「像是俄製拖鞋的踢起灰塵」……等等的句子，像攔擋在路當中的重重障碍，使讀者無法順利地閱讀，也使得原著中成功的特色因而被破壞得蕩然無存。這些讀來令人不知所云的句子，如果和原文對照一下，便可以發現除了誤譯之外，問題都出在只將原句中英文單字的中文解釋選了一個（並不一定是最合適的一個）代換進去，硬生生地「直」譯過來。這類的例子還有把「她接過電話」譯作「她回答」，把「她必須和涉倫談一談」譯成「她

必須跟她講」等等，處處都可看出譯者若不是中文表達能力太弱，就是在譯書時調以輕心，總之，陳蒼多只做了些「代換」工作，而沒有「翻譯」。

這本書裏用到很多醫學和宗教方面的專門名詞，有些譯錯的，也許可以諒過於參考資料難尋，但連很多習見的電影術語，都譯得錯誤百出，影星影片的譯名也都時見「創新」，則未免使人覺得譯者過份疏懶。無論如何，既要迻譯一本書，那怕只是一本「消閒」用的暢銷小說，至少態度上也該審愼一些吧。

（歐陽叔書）

蒼涼舊事

讀「看雲集」• 梁實秋著

民國六十三年三月志文出版社印行

「看雲集」是一本小書，正文部份不過二萬五千字上下，十篇文章，倒有四篇悼文，張道藩、夏濟安、左舜生、陳西瀅之外，胡適之先生亦早已作了古人。另外五篇憶舊文字，所說的五位先生：周作人、冰心、老舍、沈從文和楊今甫，人都在大陸，但時有死訊傳來，本書作者梁實秋說：「這年頭兒，彼此知道都還活着，實在不易。」

這是一本十分蒼涼的書，它裏面所寫的人與事都在逐漸消逝。翻開目錄，非憶卽悼，再看自序，梁實秋先生劈頭第一句話就是：「人到老年，輒喜回憶。因爲峯廻路轉柳暗花明的階段已過，路的盡頭業已在望，過去種種不免要重溫一番。」隨着梁先生的筆觸，我們似乎被他帶到了另一個時代——人們常常談論的三十年代，三十年代彷彿是一個人才濟濟，文人輩出的年代，溫文爾雅的讀書人，一派書生本色，個個特立獨行，如今使我們朗朗上口的名字至少還有徐志摩、朱自清、夏丏尊、羅家倫、蔣夢麟、吳稚暉……：而從「看雲集」一書中十位先生的信札看來，更是使人不勝感懷，友情濃郁，翰墨書香，一個完全和現在不同的時代，而我們活在七十年代，社會上呈現着的處處是荒謬、邪惡和膚淺，忙碌使我們遺失了靈性，大多數人追逐的是官能上的享樂，或者只是爲着生活奔波。讀書，或者說是精神上的充實，已經變成一種漫畫式的自諷題材。

讀「看雲集」還有一點感想：三十年代和七十年